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原著・麥倩宜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〇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三〇

誰殺了嬌妻
TOUGH GUYS DON'T DANCE
©1984

原 著：NORMAN MAILER
譯 者：麥 倩 宜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冷冷·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三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臺幣100元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原著・麥倩宜譯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原著・麥倩宜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當代名著精選230

誰殺了嬌妻

主要人物表

提姆·麥登 (Tim Madden)

——一位作家，被人陷害而捲入一宗謀殺懸案。

蓓蒂·羅林 (Patty Lareine)

——提姆·麥登的妻子，貌美而富野心，後遭慘死。

米克·希比 (Meeks Hilby)

——提姆·麥登的同學，蓓蒂的前夫。

潔西佳·彭荻 (Jessica Pond)

——漂亮的房地產經紀人，後遭慘死。

隆尼·培玻 (Ronnie Pagborn)

——潔西佳的男友，後被害。

艾文·雷津 (Alvin Regency)

——波文斯城警察局局長。

玫黛琳·法珂 (Madelein Falco)

——提姆的老情人，雷津的妻子。

漢克·尼生 (Hank Nissen)

——提姆的朋友，一個怪人。

貝絲 (Bess)

——漢克的女友。

史都 (Stoodie)

——做賭馬生意的無賴。

麥克·麥登 (Mike Madden)

——提姆的父親，一個強者。

哈卜 (Harpo)

——漢克的朋友，有超人的心靈感應力。

大刀 (Bolo)

——蓓蒂的情夫，一個黑人拳擊手。

莫威·芬尼 (Merwyn Finney)

——酒吧老闆。

1

破曉時分，如果岸邊風平浪靜，我仍會被聒噪的海鷗鳴聲驚醒。每逢陰霾的早晨，我總自覺死了一般，任那羣海鷗啄食我的胸膛。等我打了陣盹後，海潮便迅速湧上沙灘，快得宛如太陽一落山，夜色便罩滿山頭。再不久，頭一陣浪濤就會打上我臥房窗戶下方的牆壁，牆根被浪沖得直搖晃，一路晃上來，連躺在牀上的我也被震得顫動不已。

此刻正值我太太離我而去的第廿四天的清晨，我孤零零的躺在牀上，決定今晚要獨自為這第廿四個夜晚慶祝一番；我思索著過去廿四天以來的生活：我做了些什麼，還有那些可做而未做的事？

然而一等我下了牀，却懵懵懂懂的不知自己做了什麼，一天就這麼渾渾噩噩的過去了。有個笑話是形容一個人向他的新醫生敘述他日常的生活習慣。他說：『我每早起牀後就刷牙、洗臉、嘔吐

.....

醫生聽了好奇的問：『你每天都嘔吐嗎？』

『噁，是啊，醫生，難道別人不是這樣嗎？』那人回答。

而我就和那人一樣。我每天吃完早餐後都噁心得想吐，連煙都不能抽，失去老婆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我已一連戒了十二年的煙了，正如馬克吐溫那句名言：『戒煙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已經戒過一百次了。』我常覺得這話是我說出來的，因為我每隔數月總不免一時想不開，興起戒煙的念頭，後來却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但我還是戒了又戒，這些年來少說也戒了一百次，可是到頭來還是沒戒成，因為我連做夢都會夢見擦火柴、點煙、再貪婪的吸上一大口，滿足的噴出一縷煙——看來我已經煙癮纏身，不可救藥了。

我這才領教到『癮』這玩意兒的厲害；『癮』就像一頭野獸，以利爪招扣著我的咽喉，緊緊控制著我，十二年來我不斷掙扎反抗，有時候我雖然佔上上風，但結果却損人不利己；因為我戒煙後脾氣竟變得極端暴躁易怒，有時甚且會喪失理智，除此之外，戒煙期的我總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的，就連租車子來開，也弄不清楚租的是什麼廠牌的車。在這段期間，我常會找個女人，而且往往管她叫『玫瑰琳』，兩人一道去度假，並找對願意和人交換配偶的夫妻，逍遙他個一週末。樂子享夠之後，我

們就開車歸去，途中我總不免和那些叫『玫瑰琳』的女人爭吵一頓，把她們搞得傷心欲絕，而後我又停止戒煙，再度吞雲吐霧。

有句話我常掛在嘴邊：『放棄心愛的人要比戒煙容易多啦。』這話說來還真一點也不假呢；然而自從廿四天前我太太離我而去後，我才有了番更深的體會。放棄愛人或許要比戒煙容易，可是臨到要和那令你既愛又恨的女人分手話別，各奔前程時，又會覺得那簡直難如戒煙，無分軒輊。但說來也怪，經過這十二年時斷時續的折騰，我竟開始痛恨香煙這勞什子，那種程度絕不下於痛恨一個惡妻；如今我若是一早起來抽煙，準會猛咳一陣；但煙癮總歸是煙癮，永遠都在作祟不停，讓我不得片刻安寧。

我的婚姻亦復如此；這下可好，蓓蒂·羅林竟掉頭而去。我曾深愛著她，兩人經常一煙在手，忘却煩憂，快活似神仙；我雖清楚她的缺點，也知道她是我命中的剋星，儘管如此，我還是愛她愛得死去活來。爲什麼？誰曉得？反正我們都被愛情沖昏了頭，但那已是多年前的舊事了。最近一年多來，我們都試圖擺脫對方，由於做了多年夫妻，兩人終於由愛生厭，我愈來愈煩她，正如我討厭早上抽煙那般。如今我經過十二年的努力，終於把煙給戒斷，消滅了一生最大的癮頭，真有重獲自由，喜得新生之感；然而直到蓓蒂離去的那晚，我才發覺失去老婆要比戒煙痛苦多了。

在她離去之前，我已經整整一年沒碰過香煙；我雖常和她大吵大鬧，可是到底把煙給戒了。誰知

她走了不到兩小時，我竟撿起她丟下的半包香煙，破了苦守一年的戒。既然她無情的棄我而去，我就算墮落一些，又有何妨？我懷著淒慘的心情猛吸煙，却噲得狠咳起來；抽煙的老毛病一犯，我對舊日的渴望也爲之復活。我將苦澀辛辣的煙氣吸入肺裏，却品出落寞及失落的滋味。

我剛才說過，我已記不得這廿四天是怎麼熬過來的，只記得吸第一根煙那種難受勉強的感覺，一連吸了四、五根後，這才漸漸習慣，能夠安之若素的徐徐吞吐了。這廿四天來我一直窩在家裏，誰也不想見，甚至連牙也懶得刷，澡也不想洗，只知猛灌黃湯，灌到血管裏全漲滿酒精爲止；總之我的情況只有四個字才能形容——一場糊塗。

如果現在是夏天，別人或許還看得出我有多悲哀，可是現在却正值深秋，日子總是灰沈沈、陰霾霾的，城內冷冷清清，街上空空蕩蕩，就算拎起一只保齡球往街心滾去，恐怕也砸不著半個行人或車輛。這裏原本就是人們度夏的休閒勝地，時值秋季，自然是景物蕭條了。天氣一轉冷，人們也隨之撤去，只剩下一座冷清如鬼域的小城，以及一個孤零零的我。

她離去後，灰霾寒冷的天氣竟持續了一星期，更增添了小城淒涼的氣氛。回想起夏天時，這兒的人口高達三萬，週末假日時甚且兩倍於此，公路上車水馬龍，直駛向共同的目的地——海灘。那時節的波文斯城簡直和熱帶島嶼一般多采多姿，熱鬧非凡，却也因遊人如織，變得垃圾滿地，又髒又亂。然而秋天一到，隨著遊客的消失，波文斯城便又恢復平靜的原貌，人口只不過三千左右，尤其到了週